



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

1870—1960

**列寧論無產階級革命  
和無產階級專政**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列宁論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列宁論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張2·字數33,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001·467 定价(四)0.19元

## 目 录

- 一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都是国家政权問題 .....1  
政权从一个階級手里轉到另一个階級手里是革命首  
要的基本的标志 .....1  
沒有政权, 無論什么法律, 無論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  
于零 .....2  
无产階級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  
級专政 .....5  
只有承认階級斗爭同时也承认无产階級专政的人,  
才是馬克思主义者 .....6
- 二 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 使武装  
的无产階級自己成为执政者 .....10  
資产階級的国家机器必須打碎、必須摧毁 .....10  
必須創立新的、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机关 .....15  
資产階級国家由无产階級国家代替是不能經過“自  
行消亡”来實現的, 根据一般規律, 只能靠暴力革  
命来实现 .....16
- 三 通常是反动階級首先使用暴力, 革命和平发  
展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9  
无产階級但願和平地取得政权, 資产階級却不会自  
动地让出来 .....19  
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 沒有外力压制人民, 才出現了  
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23  
在十月革命中, 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胜利 .....26

四	應該以革命精神利用資產階級議會，把階級 斗争局限于議會斗争实际上就是轉到資產階 級方面去 .....	29
	利用議會讲坛，揭穿資產階級騙局，教育广大群众 .....	29
	认为利用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 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伪 .....	31
五	必須利用一切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	35
	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	35
	必須同殖民地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发动革命进攻 .....	37
	必須极精細、极留心、极謹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 用敌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 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	39
	不是“絕對不妥協”而是要善于通过必要的妥協来巩 固和发展革命事业 .....	41
六	反对修正主义是无产階級革命获得胜利的一 个必要条件 .....	44
	修正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分歧，正在于和平轉变同 暴力轉变的对立 .....	44
	战胜修正主义就能爭取工人群众，就能把人民引向 无产階級专政 .....	49
七	只有无产階級专政，才能实现从資本主义到 共产主义的过渡 .....	51
	无产階級专政不是階級斗争的結束，而是階級斗争 在新形式中的繼續 .....	51
	只有无情地镇压剝削者的反抗，才能战胜和鏟除資 本主义 .....	54
	无产階級专政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国要民主百 万倍 .....	56
八	沒有共产党的领导，便不能实现无产階級专政 .....	58

# 一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 都是国家政权問題

## 政权从一个階級手里轉到另一个階級手里 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国家政权問題。不弄清这一点，便談不上自覺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

摘自“論两个政权”（1917年4月9日“真理报”第28号）。見“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頁。

無論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階級手里轉到另一个階級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摘自“論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間）。見“列宁全集”第24卷第24頁。

如果认为，只要階級斗争是屬於政治范围的，它就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階級斗争，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政治上，可能局限于細小的枝节問題，也可能深刻些，直到涉及根本的东西。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階級斗争不仅屬於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

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摘自“論自由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載于1913年5月“启蒙”第5期)。見“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7頁。

毫無疑問，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国家政权問題。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俄国主要执政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最近(第147号)埋怨大家爭論政权問題而忘了立宪會議和粮食問題，我們要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說：你們还是埋怨自己吧。要知道，“更換閣員的把戏”耍个不休，召开立宪會議的日期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資本家对通过的和拟定的关于粮食壟断和保証国家粮食供应的措施加以破坏，这一切主要应当怪你們党的动搖和犹豫。

政权問題是不能迴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問題，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問題。

摘自“革命的一个根本問題”(載于1917年9月27日“工人之路报”第10号)。見“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頁。

**沒有政权，無論什么法律，無論什么  
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孟什維克新火星派的代表會議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

放派經常犯的錯誤。解放派空談“立憲”會議，羞答答地閉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權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實，忘記了要“立”出東西來，就需要有力量來立的道理。代表會議也忘記了，任何代表的“決定”和這個決定的實現都還有一個很長的距離。代表會議也忘記了，當政權還在沙皇手中的時候，任何代表的任何決定，都會和德國 1848 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蘭克福議會的“決定”一樣，成為無聊而可憐的空話。當時，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馬克思在他主編的“新萊茵報”上，非常尖刻地譏笑了法蘭克福的自由主義“解放派”，因為他們說了許多漂亮話，通過了各種各樣的民主主義的“決定”，“立了”各種各樣的自由，而事實上卻讓政權留在國王手中，並沒有組織武裝鬥爭去反對掌握在國王手中的武裝力量。當法蘭克福的解放派還在那里空談時，國王卻抓住了時機，加強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實際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們的一切美妙的“決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摘自“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1905 年 6—7 月)。見“列寧全集”第 9 卷第 18 頁。

革命教導着人們。革命給俄國各階級人民和各民族上了關於憲法實質的最好的一次實物課。革命是這樣教導人們的：它最鮮明最觸目地提出各種應當解決的當前的政治任務，使人民群眾深刻地感覺到這些任務，使得不



解决这些任务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用事实揭穿一切掩饰、遁词、诺言、承认都是一钱不值的東西。“給了我們一切，但是我們一无所有”。因为“給予”我們的只是諾言，因为我們沒有真正的权力。我們已經接近自由了，我們已經迫使所有一切人，甚至迫使沙皇都承认自由是必要的了。但是我們需要的不是承认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我們需要的不是答应給人民代表以立法权的一紙空文。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专制。我們愈是接近人民专制，就愈加感到沒有人民专制是不能忍受的。沙皇的詔书愈是美妙动听，沙皇的政权就愈加不能容忍。

斗争接近总解决的关头了，接近解决是不是让实权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个問題的时候了。至于說到承认革命，那么現在所有的人都承认它了。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派很早以前就已經承认了，現在維特先生也承认了，尼古拉·罗曼諾夫也承认了。沙皇說，你們要求什么，我就答应什么，不过請你們保留我的权力，让我自己来执行我的諾言吧。沙皇的詔书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因而这个詔书显然不能不导致坚决的斗争。沙皇說：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給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說：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摘自“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載于1905年11月16日“无产者报”第25号）。見“列宁全集”第9卷第437頁。

人民根据經驗确信，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沒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經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来修訂法律和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沒有政权，無論什么法律，無論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摘自“杜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7月)。見“列宁全集”第11卷第98頁。

##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 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們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須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如果抛开这个真理，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从事“无目的的运动”，有时甚至鼓吹无原则的妥协，这样实际上也就是做立宪民主党的俘虏，让工人阶级听任自由保皇派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摆布。

摘自“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載于1909年3月9日和3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和第4号)。見“列宁全集”第15卷第352頁。

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

政权会使他們居于主人的地位，使他們能够排除走向自己偉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說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

摘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綱領草案”（1902年1月底—2月初）。見“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頁。

“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阶级”，——馬克思的这个理論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說，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現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2頁。

###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 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

馬克思学說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們时常这样說，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誰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說来限制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义，

把馬克思主义变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階級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階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須用这块試金石来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际上向工人階級提出这个問題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階級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399頁。

克里斯平同志現在說，无产階級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說，“我們一直主張夺取政权”，这就是迴避問題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社会主义的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英国和法国的都証明，机会主义政党的領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納，都是贊成夺取政权的。他們可真是忠誠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都反对无产階級专政！既然我們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應該与第二国际的旧观念有所区别，就應該宣傳无产階級专政。克里斯平同志抹杀了这一点，把它掩盖起来，这也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錯誤。

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1920年7月30日)。見“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6頁。

龙格派事实上仍然同从前一样，是用革命詞句掩飾着的改良主义者，不过現在他們使用的革命詞句是一个新的字眼：“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領袖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領袖以及英国独立工党的領袖一样，无产阶级是不需要的。无产阶级不能拥戴着这样的領袖实现自己的专政。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說在任何时刻都一定要进行冲击，实行起义。这样說是胡說八道。要实行成功的起义，必須进行长期的、精細的、頑强的、牺牲巨大的准备工作。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坚决地、无情地、而主要是完全自觉地、完全彻底地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不彻底性和軟弱性实行决裂，同那些不能不继承旧傳統的領袖，同老的（不是指年齡，而是指手段）国會議員、工会和合作社的官僚等等实行决裂。

应当同他們决裂。怜悯他們就是犯罪，因为这意味着为了几万或十来万人的渺小利益而出卖千百万工人和小农的根本利益。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党的日常工作，深入下层，到千百万沒有苏維埃、不推翻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灾难和战争的工人、雇农和小农那里去。應該向群众、向千百万人民具体地簡明地讲清这一点。應該對他們說，他們的苏維埃应当掌握全部政权，他

們的先鋒隊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領導鬥爭，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摘自“政論家的短評”（1920年2月14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325—326頁。

## 二 要為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 而奮鬥，使武裝的無產階級 自己成為執政者

### 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必須 打碎、必須摧毀

關於這個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變記”中總結 1848—1851 年的革命時寫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在前進中不斷鍛煉自己。它在有条不紊地執行自己的任務。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拿破侖第三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完成了準備工作的前半，現在正在完成後半。它首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備，以便有可能推翻這個權力。現在，它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它就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行政權力達到最純粹的表現形式，孤立起來，成為自己面前唯一的靶子，以便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行政權力”（着重號是我們加的）。“當革命完成後半準備工作時，歐洲就會跳起來歡呼說：老田鼠挖得好呀！”

这个行政权力拥有庞大的官僚组织和军事组织，拥有极复杂的人为的国家机器，拥有 50 万官吏队伍和 50 万军队——这个像密网一样缠住法国社会的躯体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即封建制度崩溃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集中制，“但同时又扩大了政府的职权范围，增加了行政人员。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实行更大的分工以外，沒有增加任何新东西”……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其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以外，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不得不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迄今一切政变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着重号是我们加的），“那些争夺统治权的相互更替的政党，把夺取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看成是自己胜利时的主要战利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1907年汉堡德文第四版第98—99页）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该书中，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



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国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正是这个基本的東西，不僅被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遺忘，並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們在下面还要讲到)。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92—393頁。

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經驗而做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产党宣言”的綱領“現在有一些地方已經过时了”。

他們又說……“特別是巴黎公社已經証明：‘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內的話，是两位作者从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宣言”再版时，他們就把这一点加进去作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讀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